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史部七

宋名臣言行錄

傳記類三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補編幼武字士英廬陵人據其續集序文蓋理宗時所作其始末則未詳觀其外集所

錄皆道學宗派則亦講學家矣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計之實七十五卷殆傳刻者誤以五為二歟朱子自序謂讀近代文集及紀傳之書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乃編中所錄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姦詐與韓侂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楊以任序謂是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旨非必專以取

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為名以藏僞有敗而不敗者其詈詞頗巧然劉安世氣節凛然爭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錄今日尚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喻考呂祖謙東萊集有與汪尚書書曰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案祖謙所見係前集故但稱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晦庵集中亦有

與祖謙書曰名臣言行錄一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云云則是書瑕瑜互見朱子原自不諱講學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轉非朱子之意矣又葉盛水東日記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後集續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硂引云其外孫李幼武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

朝之前士英所編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
名臣也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吕頤
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
缺殘脫板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為後人
所增損必多益朱子纂輯本意非為廣聞見
期有補於世教而深以虛浮怪誕之說為非
今其間吕東簡非正人而記翦髭賜藥之詳
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懷金之恥蘇子瞻蘇

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葢不一也李居安所謂剪裁纂要是之謂歟甞見章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尚寶家有宋末廬陵鍾堯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尚俟借觀以祛所惑云云則盛於此書亦頗有所疑顧就其所録觀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畧具於斯旁資檢閲固亦無所不可矣㓜武所補大抵一步一趨無甚出入

其所去取不足以為重輕以原本附驥而行

今亦姑並存之備考核焉乾隆四十四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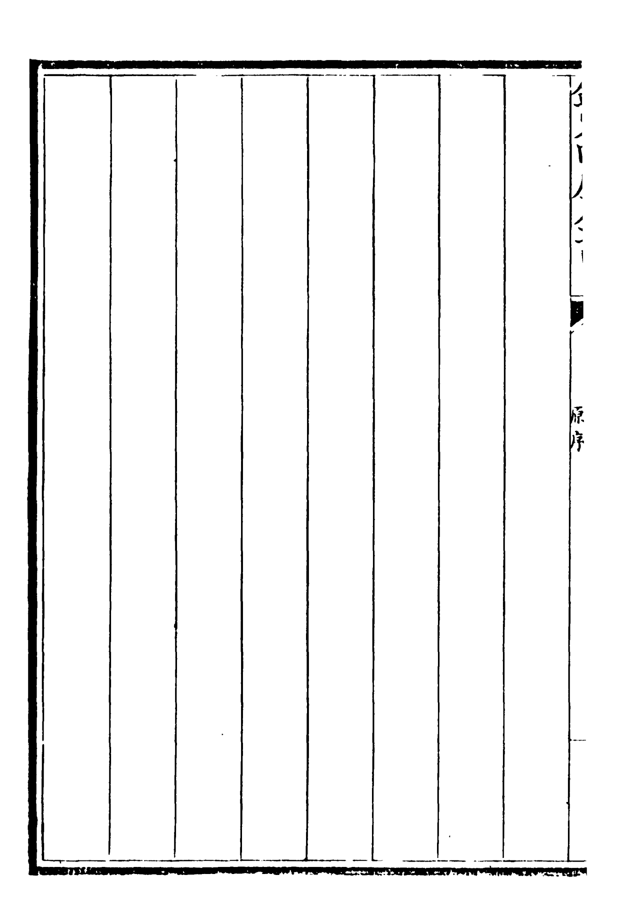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原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㑹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説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一

宋 朱子 纂集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配享太祖廟庭

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啟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范蜀公蒙求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

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

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絶鄉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禄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

宿衛厚其粮賜居常躬自按閲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鋭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

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並涑水記聞）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

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黒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邵氏聞見録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懐之請見

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記聞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

公論事中不辨也聞見錄

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並記聞

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聞見錄

太祖嘗與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

塞破屋子矣楊文公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普公談錄

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談苑

太祖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記聞

始為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

於王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奏其庇吏受賕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為相以天下為已任沈毅果斷當世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

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别而後行既至復為相並記聞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

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

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

地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黷改陛下赦令哉上

善其對而止 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

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因為

辯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上

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悟大事夙夜循省内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徳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上于是釋然沂公筆談

李繼遷擾邊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玉壺清話

曹彬　濟陽武惠王

守國華真定人事太祖太宗真宗位至樞密使配

享太祖廟庭

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

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

既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記聞

大舉伐蜀以王為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

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

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列校皆求取無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蠭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為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慎廉恪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

充義成節度使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李宗諤撰行狀

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

焉摭遺

仁贍自劒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太祖笑謂曰納李廷珪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爾記聞

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

令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洎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

著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向服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寵遇之晉公談録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

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葢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鋭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閒見録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

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四面即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

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裂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曰非爾所知覩煜神羆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搬致輜重登舟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所費特鮮矣談苑

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絶恤鰥寡吳人大悅及

歸舟中無它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

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記聞

太祖遣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

恩禮愈厚而絕無前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敘及之
上曰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
可更覩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
勸功若此沂公筆録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
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記聞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
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閑閤宴居不妄通
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于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如此者八年行狀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記聞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

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歸田錄

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王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禄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禀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簞而已玉壺清話

為樞密使向敏中為副使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兵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廪未備或道途遐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别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效更無它説敏中常私怪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邉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先君復果于戰闘

而不肯以安民柔遠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筆錄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今瑋琮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此澠水燕談

范質 魯國公

字文素大名人登後唐第相太祖官至太傅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它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蒙求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公隱于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

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荼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聞見録

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自識大體吾不如也質果為名相談録

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蒙求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黄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

瓌按劒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誚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内出制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益薄其為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記聞

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

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龍川別志

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

自以前朝舊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為定式筆録

公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禄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閩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為循規矩惜名器

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竇儀

字可象薊州人登晋朝第國初再入翰林弟儼侃

偁僖皆繼登科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

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宫

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閲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

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

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内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既貶官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金坡遺事

儀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勲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

言之驗也 談錄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

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 涑水紀聞

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竪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 筆錄

儼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歳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閒五星果聚於奎 玉壺清話

賔僝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裦讚捷給僝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愳于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為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僝曰陛下以臣往年覇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談錄

儀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

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李昉 文正公

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相太宗

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

宰相不謬薦人 談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徵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

御言警朕矣 摭遺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

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并紫求

公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公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並厄史

呂蒙正 許國文穆公

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甲科相太宗真宗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寛猛得中寛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

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
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
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
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
何愁天下不治茍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
清訟息矣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
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茍有少販鬻

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愛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事實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徼寵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

官況天下材能老于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惟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湘山野録

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

損時皆服其量記聞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歸田錄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此誠宰

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史卮

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丈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為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公

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公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丈穆知人之術如此閒見録

張齊賢 文定公

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中第相太宗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

其事太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為相至太宗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在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

十年果為相筆録

太祖幸西都公獻十策于馬前召至行宫賜衛士廊飡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聞見録

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淦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于江中編浮桄以居量丈尺輸税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

蒙求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宫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賢請自治上許之公

詣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

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名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

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上

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記聞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三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二

宋　朱子　纂集

呂端　正惠公

字易直幽州人以䕃補官相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　王壺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爲人糊塗蠶突帝曰端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使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上召君何為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

高祖曰頗遺我一杯羮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乃一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

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宫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並記聞

趙普在中書端為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吕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談録

公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錢若水　宣靖公

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釋褐位至同知樞密院事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

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方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中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録事鞫之録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搒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

之留其獄數日不决録事詰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

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于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記聞

若水為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

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

司丞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

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𤄄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吕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記聞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三積芻粟四重將帥五明賞罰

公甞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戍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于尊俎硯席之間于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閒暇清論可也責之于用罕有成效令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韙之玉壺清話

至道初吕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吕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相令

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崇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閑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

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汍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满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談苑

李沆　文靖公

字太初洺州人擢進士甲第位至丞相配享真宗廟庭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蒙求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于公曰和親何如公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上晩年多事廵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記聞

真宗初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長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龍川志

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

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

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纎悉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憸人茍一時之進豈念民邪談苑

真宗初即位沆為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

進用龍川別志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東坡志林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容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容啟夫人臣有容啟者非

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龜山語錄

公為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公對使者引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臣沉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于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東軒筆録

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聞見録

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

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安事豊屋哉談苑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縁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

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金坡遺事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或曰何以明之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

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

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此最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元城

語録

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内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寛矣温公訓儉

王旦　魏國文正公

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配享真宗廟庭

王晉公祜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

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彦卿有飛語聞于上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彦卿無異意乎祐曰臣以百口保彦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祐赴貶親賓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旦也祐知其必貴

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聞見録

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抑兼并為學士嘗奏事退上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真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于是邪歐公撰神道碑

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不必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遺事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于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

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遺事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碑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

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瞋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碑）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湘山野録）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遺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

咸欲取之既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邉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說乃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試時公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邉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邉國朝事實

宫禁火災公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

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罷已許中外
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其王宮
失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
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
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
邪果欲行法願罪臣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
者幾百輩遺事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

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冦公冦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名臣遺事

公在中書冦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冦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龜山語録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誼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譴訶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内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

禮之罪恐外國聞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皆罷遺事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来諸公以前説對上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

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賴諸公規益名臣遺事

寇準為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碑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

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于上前説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澆俗也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王之能用人也湘山野錄

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而已然亦皆為名臣碑

公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命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歳餘上卒用準為相

王太尉薦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

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
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
益賢太尉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
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
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上意遽
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 涑記聞
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

以狀示公公覽狀笑曰準許大年幾尚騃耶因奏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名臣遺事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于地曰内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一日陳再來公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既而向出陳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遺事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
才則才矣語道則未它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
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真宗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
且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方
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
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相
出語人曰為王公遲却我十年作相事（並遺）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于庭下瞋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名臣遺事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凡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碑

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

終亦不言韓魏公別録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瞋目曰吾門素風亦至于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于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遺事

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止于賜帶名臣遺事

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溫公日錄

太尉局量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羮中公唯啖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羮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饔人所

廋食肉不飽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于廊廡下啟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迴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筆談

李文靖居相位公来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遽與敵和親一朝疆埸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宫崇奉天書耗用浸廣公常悒悒不自得然

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宗持盈之業公之勲也呂氏家塾記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于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憮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猒兵即謬曰陛

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葢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乆之乃可然旦方為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與籌

之者他日晚幸祕閣唯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旦飲酒于内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旦為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

樂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内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益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罌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筩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于公公嚬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罌尚再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

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

志

宋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二